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 第二回 陳景龍掛帥徵交趾 哈羞花帶兵襲宋營

阮英在金鑾殿上，參蔡京窩藏響馬，有意謀反大宋江山社稷，當時皇上的臉上也帶了怒色。「蔡京，你口可知罪？」蔡京趕忙出班跪倒：「吾皇萬萬歲，但不知老臣何罪之有哇？」

「我問你，西苑可是你的別墅嗎？」

「嗯，正是。」

「窩藏響馬之事，你不知道嗎？」

「吾皇萬萬歲，西苑哪，是我在城外修的一個大花園，到夏天的時候啊，我到那是歇涼避暑，每年也就去過一趟兩趟。關於窩藏響馬之事，老臣是一概不知。我看，南路招討使阮英，是望風撲影，嫁禍老臣哪。老用冤枉，請萬歲明察。」

皇上對著響馬說：「吳明，你到西苑，是誰把你引見去的。」

「皇上，我跪得腿都發麻了，我站起來說行不行？」

皇上說：「好。你要把事實經過全部招出來，朕可以從輕懲處。如果你要不把實話說出來，我一定把你罪上加罪。好，站起來講。」

吳明站起來了：「皇上，水有源，樹有根，你不就是問我誰把我引見到西苑去的嗎？啊，哈……」這小子一陣狂笑，

「突……」突然，響馬身上的繩子開了，這響馬由打下邊一跌腳，「嗖——嗖！」上了金殿的橫梁了。阮英一看，不好，響馬要跑，阮英當時一縱身，「噌」，也上了過梁柁了。當阮英上去，響馬由這個過梁柁跳到那個過梁柁，

「哧哧哧哧騰騰」，響馬跳下去了，緊跟著，唐鐵牛、徐文彪、尉遲霄、孔生、時長青、花雲萍，與阮英一起就追響馬，來到了殿腳下。

這時候，響馬已經到了午朝門了，可是下邊的金瓜武士，沒把他擋住，等小八義弟兄們到了午門，這響馬已經到了順龍街了。等弟兄們出午門，響馬紮到人群裡頭，就找不著了。

弟兄們回到金鑾殿上，跟皇上講明響馬已經跑了，唐鐵牛對皇上說：「萬歲，這響馬來時候，我們把他綁得結結實實，是誰把繩子扣給他解開了？萬歲，這裡頭可有鬼呀。」

蔡京接著說：「唐將軍，聽說武林當中有卸索法。這個人武藝高超，是不是用卸索法把繩子卸開，因而逃跑呢？」

唐鐵牛心想：武林當中是有這招幾，不過響馬在道上他怎麼不卸呀，怎麼單等著在金殿上才用卸索法呀，這其中定有緣故。不過，推吳明的都是一些金瓜武士，誰也不知道究竟什麼原因。這件事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皇上不再追查了。

這工夫童貫出拜：「吾皇萬萬歲，老臣啟奏萬歲，交趾同，發來幾十萬大兵。佔領了韶關鐵甲關，最近又佔領了九江，眼看兵至壕邊將臨城下，前敵來一道緊急公文，要求萬歲速速發兵支援前敵呀。」

「呈上來。」皇上看罷公文之後，當時也有些變顏變色，知道番兵已經佔領了九江，形勢危急。皇上立刻說：「南路招討使阮英，朕給你幾十萬大兵，速速支援前敵……」

「吾皇萬歲萬萬歲，老臣蔡京有本章奏上。」

「講。」

「萬歲，我看南路招討使阮英，武藝高超，殺法驍勇，要想擊退番兵，只恐智謀上稍差一些，我保舉一人，他能掛帥徵南，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。」

「但不知什麼人？」

「此人就是新科的狀元陳景龍啊。陳景龍腹有良謀，胸懷大志，熟讀兵書戰策，滿腹經綸可稱是才高八斗哇。在藏軍山一戰，就顯露了他的才華，我看，南路招討使給他可以當個副手，有招討使阮英的高超本領，有狀元陳景龍的驚人智慧，他二人是一文一武，文武結合，到前敵兩軍陣上，一定能擊潰番兵，奪回三關。」

皇上點了一點頭，「陳景龍，太師蔡京保你掛帥。你意如何？」

「臣願為國盡忠。」

皇上說：「好，既然這樣，叫你狀元府的督尉們都在你帳下聽用，朕，給你三十萬大兵，三日後兵發九江。」

「臣遵旨。」

皇上說：「沒有什麼朝事，捲簾散朝。」

皇上退殿了，滿朝文武全下殿了。

附馬呂剛在朝房裡頭小聲跟周景龍說：「景龍呀，你怎麼能答應掛帥呢？孩於，這是蔡京設的一個圈套哇，他不是保你露臉哪，他是讓你去送命去呀。」

「老師，您此言差矣，國難當頭，匹夫有責。雖然說我家父冤仇未報，現在黎民百姓遭塗炭難道我能袖手旁觀嗎？」

「好，好，孩子，你真是好樣的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我看哪，這麼著得了，夜長了夢多，要不然哪，三十萬大兵咱們到手了，咱不起隊，把紫禁城給皇上圍了，咱們管皇上要蔡京，他把奸臣交給咱們哥們，沒事，不交給咱們哥們呀，咱就反了，那就改朝換帝了，兄弟，保你做皇上，我做正宮娘娘。」

呂剛當時用手把唐鐵牛的嘴捂上了：「鐵牛，你小聲點好不好，要被蔡京們聽見，這還得了，你想得太幼稚了。三十萬大兵到了你手，就全聽你的嗎？你們弟兄到東京時間很短，立足未穩哪。小心戲言招禍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我三哥就好說笑話，師父，我三日後帶兵起隊，朝裡的事情，您就多關照吧。」

「好吧孩子，等你得勝回來，再給你爹爹報仇。」

「對，孩兒我正好利用這個機會換得軍心，回來好給我爹報仇。」

周景龍回府辭別了母親，鐵金定、鄭翠萍跟著軍營，陳清秋、蓋嬌娘留下，保護狀元府。

第三天，三聲炮響，人馬起隊，阮英為副元帥，尉遲霄、孔生為前部先鋒官，浩浩蕩蕩，兵發九江。

前邊長探馬，短探馬，流星探馬是來回直報。

「報，稟報元帥，眼前來到九江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但不知離此多遠？」

「還有五里地之遙，元帥，何處安營？」

周景龍說：「離九江門外三里地放炮紮營。」

「是。」

人馬來到九江北門外三里地放炮安營下寨，火頭軍剝草喂馬、淘米做戰飯，紮好了前營、後營、左、右營，當中是中營寨，五營四哨盡皆紮好。

周景龍坐到中軍大帳。剛坐下，尉遲霄、孔生兩人過來討令。

「元帥，我們感覺人也不累馬也不乏，打算早出馬兵奪九江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好，也長長大宋朝的銳氣，殺一殺敵人的威風。我給你一支將令帶領三千大兵，首戰出征。」

「是，末將得令。」

阮英說：「元帥，他二人出馬我放心不下，我打算給他們兩個人觀敵瞭陣。」

周景龍點頭，小孩金貴說：「我也跟著我哥哥去。」

阮英和金貴兩個人在外邊上了馬，跟隨尉遲霄、孔生，帶領三千大兵，三蘆炮響，人馬亮開了隊伍，後邊旌旗招展，號帶飄揚。尉遲霄說：「老二啊，頭一陣讓給我。」

尉遲霄是鑲鐵盔甲在身，跨下青鬃馬，掌中一對打將鋼鞭，催馬就過去了。

來到九江城外，高聲吶喊：「呔！番兵，趕緊出來送死，要不然老爺殺進城擊，殺你個馬仰人翻！」

工夫不大，三聲炮響，番兵也亮隊了。尉遲霄在兩軍陣上把雙鞭一分，往前一看，由前邊旗角下也過來一匹青馬，馬上端坐個四十來歲的番將，這個人是青銅盔甲，面如紫羊肝，大奔嘍頭，大下巴，窩扣眼，額下一部鋼髯，手裡頭端著三股點鋼叉，來到近前說：「前邊宋將，你叫什麼名字？膽大包天。竟敢兵犯九

江！」

「哼，我要是報出名字，把你苦膽嚇破，老爺我是宋營當中前部正任先鋒官，複姓尉遲，單字名霄，人送外號小霸王。小子，你也報上名來。」

「我是王爺哈天棟駕前的兵馬大元帥哥摩漢。」

「哥摩漢，小子，我今無不給你點厲害，你也不知道馬王爺三隻眼睛。哥摩漢，你催馬來戰。」

哥摩漢三股點鋼叉就先奔尉遲霄來了。

尉遲霄雙膀較力，用他的這對鋼鞭，開！「噹啾啾」，哎喲，哥摩漢覺著前手一發麻，險些把鋼叉給打飛了。哎呀，這個黑大個子力量還不小呢。

這時候，兩匹戰馬一錯鑿，尉遲霄的鞭可就夠上他了。雙鞭往一處一併，照定哥摩漢就來了個泰山壓頂。「嗚——」，砸下來了。

哥摩漢雙膀較力，開！哎喲！差點就沒架出去呀，兩匹戰馬又盤環回來。哥摩漢一看，他的虎口震破，都冒了血了，覺著兩膀發麻，心中暗想：今天恐怕我不能取勝了。哥摩漢的鋼叉彎了，不能使了，我當棍用吧。「嗚」奔著尉遲霄頭上就砸來了。

尉遲霄想：小子，我給你打飛了算了，「塌……悠

」把鋼叉呀給打飛了。你知道打上多高去呀，呆三天三夜，才掉下來。因為鋼叉呀，給打到樹上去了，掛到樹杈巴上了，過三天有人給撥拉下來的。

哥摩漢當時一看，情況不好，撥轉馬頭，催馬逃走。尉遲霄一想：啊，小子，你別回去了，我要你的命吧。尉遲霄後邊雙腳一點鑿，扯開鑿繩，戰馬四蹄跑開，「嘎啦啦啦...」就追上來了尉遲霄這匹馬跟哥摩漢跑得人挨馬靠，鞭要砸，就能把他砸死。尉遲霄一想啊，要活的功勞大，要死的功勞小，拿個活的吧，把雙鞭放到左手，伸出右手來，照定哥摩漢的後背勒甲絲線，

「咔嚓」，這一把就抓住了。「小於，過來！」

哥摩漢能過去嗎，雙手抓住了鐵過梁：「我不過去。」

「你不過來不行。」「咔嚓——」哥摩漢往前使勁，尉遲霄往後使勁，兩個人的力氣全不小，把勒甲絲線給拽斷了。尉遲霄差點晃到馬下，依仗皮糙肉厚，差點把手都給勒破了。喲，正這一愣神的工夫，「嘎啦啦啦...」哥摩漢跑下去了。

尉遲霄勒住戰馬，雙鞭一擺：「誰再過來！」

這工夫，由前邊旗腳下過來一匹紅馬。尉遲霄一看，喲，來了個女的，頭上戴鳳翅黃金盔，身上穿大葉黃金甲，牛皮小靴子插在葵花鑿，手中端著一口繡絨刀，頭上高挑雉雞翎，鬢邊斜插狐狸尾。啊，看樣子好像是個大姑娘。

「嘿嘿，我不能跟你打，好男不跟女鬥。」說著話，這個女的就來到尉遲霄的跟前，用刀頭一點，說：「宋將，你不要猖狂撒野，在我馬前送命，刀下做

鬼！」

「你叫什麼名？」

「我是哈天棟的女兒，你家公主監軍元帥哈羞花。」

「啊，你就是哈羞花呀？」

尉遲霄知道哇。他聽老五時長青說過，哈羞花過去是女扮男裝假報名叫吳魁，盜走了時長青的避發冠和透龍劍，後來又被金貴給盜回來了。哎呀，這丫頭可不簡單哪。哼。不管怎麼說，她也是個女流之輩。

「哎，哈羞花，我叫尉遲霄，是正任先鋒官。我告訴你說。我不想跟你打。我把你打敗嘍，我也不算英雄，回去回去，再換一個。」

「膽大狂徒，你竟敢口吐狂言，你休走，看刀！」

「嚓——」大刀奔他就剝去了。

尉遲霄用鞭往上架，這公主打仗心眼比較多，知道動力氣不行，「嚓——」把刀撤回來，沒讓尉遲霄給架著。這工夫，後邊有人嚷：「哥哥，讓給我。」

尉遲霄把馬撥轉一看，正是老疙瘩金貴。

「兄弟，你可得加點小心哪。」

「我跟她有幾句話說。」

小金貴「噠噠噠噠」來到公主哈羞花的跟前，小手一抱腕：「大姐姐，你好！還認識我嗎？」

哈羞花一看，眼前站著個小孩，頭縮日月雙紫髻，前發齊眉，後發蓋頸。穿著一身白色的短打衣褲，背著小單刀，掛著白色小鏢囊，花布帶打裹腿，蹬一雙小花靴子，在頭前笑呵呵的，小手一抱叫姐姐。公主一想：他就是跟我在皇宮裡呆了一個多月的那個水耗子金貴呀。

「你可氣死我了，看刀！」公主大刀剝他，小孩往旁邊一閃身，說：「哈大姐，降了吧！別忘了咱倆有姐弟之情。」哈羞花不容分說接連舉刀剝下.....這工夫阮英說：「兄弟，你回來。」

阮英怎麼能放心叫兄弟跟哈羞花打，知道這丫頭肯定非同凡響。阮英到前邊把金貴讓回去，阮英站到哈羞花的跟前：「哎，你就是交趾國公主哈羞花嗎？」

哈羞花一看，這個人哪，還是個猴成精哪？細看這個人，穿青掛皂，背單刀，掛鏢囊，花布帶打裹腿，蹬著一雙大尾巴兜跟小靸鞋，短眉毛，圓眼睛，雞鼻子，雷公嘴，兩腮無肉，面如土色，活脫一個猴精啊。

「不錯，我正是公主哈羞花，你是什麼人？」

「我是南路招對使，徵南宋軍的副元帥，姓阮叫阮英。」

「啊，你還是副元帥呢，嘿嘿，真叫我可發一笑哇。你們大宋朝國太空虛，真沒有良將了，這樣的還可以掛元帥嗎？我看哪，休要想出門，得看看天好天壞，小心颶大風把你刮一溜跟斗。」

「哈……對！颶大風的天，我腿上得掛稱砣，要不然。得把我刮到漫天雲裡去，嘿，丫頭你真是狗眼看人低。」

阮英探臂膀，「噌——」抽出了柳葉劈風刀，「啪！」來了個夜戰八方藏刀式：「丫頭，你催馬來戰。」

哈羞花刀奔著阮英就剝來了，阮英刷往旁邊一閃，哈羞花大刀就剝空了，她擺刀往後邊再一剝，阮英「嗖」往旁邊一縱，她刀又剝空了，連剝幾刀，連阮英的邊都沒挨上。哎呀！哈羞花一看，這個人太靈便了，她擺刀再剝阮英，阮英往旁邊一閃，

「噌——」一縱身阮英就上來了，阮英縱起來有一丈多高，這口單刀人到刀到，奔公主哈羞花的腦袋可就削來了。

「刷——」哈羞花急忙低頭，

「嗚」，單刀在頭上過去了，雖然說沒把哈羞花腦袋削下來，可把頭上兩根雉雞翎給削斷了。你沒看舞台上那穆桂英嗎？插那個翎子長了好看，短了可不好看。被阮英給削斷了，還剩二寸多長，「撲楞撲楞」象兔子耳朵似的了。

哈羞花當時嚇的是一身冷汗，心想：好懸哪，差一點把上蓋給我揭了去呀。哈羞花擺刀再剝阮英，阮英是滴溜一閃，滴溜一轉，在馬肚皮底下來回跑開平道了。馬前、馬後、馬左、馬右……當時哈羞花眼睛都花了，心想：我得敗呀，我要是不跑，跟他戀戰，非死他手裡不可。哈羞花趕忙用大刀「嚓嚓」連剝了幾刀，一撥戰馬，敗下陣去。

阮英沒追她，敗將之軍不可急追，追來追去恐怕吃虧。

「唉，」阮英說：「哈羞花，你們還是投降，還是獻出九江，明天，我單等你的信息。」

阮英帶領宋軍得勝歸營。此時，眾三軍是鞭敲金鑼響，人唱凱歌回。來到大營之中，周景龍給他們首記頭功。

晚上，吃完了飯，正好半夜前後，就聽營外那個炮哇，「當——當——當——當」啊——

軍營外是喊殺連天。周景龍在夢中驚醒，嗯？趕忙來到中軍大帳，點動聚將鼓，眾將一個個來到大帳聽令。

「參見元帥，參見元帥，參見元帥。」這工夫，各營門的探馬來到稟報：「報元帥，外國公主哈羞花今天晚上偷營劫寨，帶領無數番兵，眼看攻進營門。」

哈羞花帶來多少人呢？周圍八九萬人馬，因為哈羞花帶領殘兵敗將回城之後，一個個是盔歪甲斜，狼狽不堪，公主哈羞花這口惡氣難出哇，她跟哥摩漢一商量，根據蔡太師來的那封信，聽說他們營中的那個元帥是個文的，今天白天，他們到這首戰功成，但立足未穩，肯定是人困馬乏，今天晚上一定睡得挺實，我們借此機會夜襲他的大營。

哈羞花立刻傳令：「哈彪、哈豹聽令。」

「末將在。」

「你們兩個人帶著兩萬人馬，攻打他的東門。」

「末將遵令。」兩個人上馬帶兵走了。

「軍師托羅那，今無晚上你負責帶兵攻打他的北門。」

「好啦！」老和尚托羅那帶兵也走了。

「西面，就是元帥哥摩漢，你帶領兩萬大兵，燈籠用號旗一裹，戰馬把鈴鐺摘掉，趁著他們正睡熟的時候，到營門附近再放炮攻營。」

「是。」哥摩漢帶兩萬大兵也走了。

哈羞花重新整理盔甲。紮束停當，我要親自出馬帶領兩萬大兵，攻打他的南門。

哈羞花上馬帶領手下的番兵，出了九江城就直奔大營來了。眼看離著營門不算太遠了，哈羞花立刻傳令，放炮攻營。此時，大炮連天，殺聲四起，就奔宋營來了。

哈羞花帶兵把宋營營門劈開，殺到了兩層連營，那兒面呀，也都攻進去了。此時，探馬又來稟報：

「報元帥，四面大兵，已經都殺進了三層連營了。」